

中国情境下的乡村创业:一个研究框架的构建

刘海建¹,李海燕^{1,2}

(1.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2.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乡村创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和实际切入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创造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不仅成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还为我国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乡村情境是与创业活动紧密交互且不可剥离的要素,是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焦点。通过梳理全球乡村创业研究脉络发现,异质性情境决定了乡村创业研究的侧重点,使不同区域开展的研究呈现发展不平衡且碎片化的特征。为推进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内生理论发展,通过紧扣乡村创业活动与情境的互动这一核心特征,在梳理多维情境中乡村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情境下开展乡村创业研究的综合框架。该框架遵循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通过审视乡村情境各维度蕴含的资源,分析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强调最契合动态嵌入模式的选择。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中,该嵌入模式的动态特征决定了乡村创业实现路径会不断演化甚至有双元嵌入融合的可能。结论进一步厘清了乡村创业的理论边界,有助于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发展,表明在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时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当地乡村情境为核心,合理编排相适配的资源,选择恰当的嵌入模式以促进当地产业有序、良性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创业;乡村情境;资源依赖理论;内生理论;深度嵌入;广度嵌入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4)02-0012-13

一、引言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政策指引下,我国当前的乡村创业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列,“淘宝百亿村”“乡村特色小镇”“家庭农场”等典型模式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数商兴农”和“互联网+”优势产业集群成为乡村发展新业态^[1]。丰富的乡村创业实践产生了大量有趣的现象,并因其承载民生福祉而兼具重要性,此种现象呼唤建构适合此研究领域的全面框架。

与商业社会的诸多实践不同,创业活动在现象的多维度和研究的各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异质性,这带来了两类直接后果:一方面导致学者们很难捕捉到创业活动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使得多学科范式指导下的创业研究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框架。作为创业领域的一个特殊类别,乡村创业始终无法在创业理论界形成主流,除了受限于创业活动自身的高度异质性特征以外,还在于创业理论建立的逻辑是通过识别和利用机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及聚焦于高速率增长且极富创新的创业活动,而乡村恰恰意味着相反的情形——弱制度环境、资源的缺失和机会的稀疏等一系列“乡

引用本文: 刘海建,李海燕. 中国情境下的乡村创业:一个研究框架的构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2): 12-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372072,71972099);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22BGL03)

作者简介: 刘海建(1975—),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企业创新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等研究。E-mail:liuhj@nju.edu.cn

村性劣势”导致乡村创业活动难以匹配创业领域的逻辑。

推动我国乡村创业的理论研究和领域发展,首要任务在于构建一个适配我国情境的研究框架。乡村情境是发展乡村自身能力、保持系统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根源。既然不同的乡村情境存在高度异质性,那么既不可能脱离情境来理解乡村创业,也不能过度依赖情境来决定乡村创业,而是要关注两者互动中产生的张力和动态演进过程。Pfeffer 等认为,组织最根本的需求不在于发展,而在于生存^{[2]2}。若希望保障组织的生存,则需先理解组织所处情境。这一观点与乡村创业研究的前提条件——乡村创业活动的核心是生存——高度契合。在外部情境充满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的前提下,如何降低情境的不确定性,获取制衡情境的权力,提高生存机率,是乡村创业研究的核心问题。

结合资源依赖理论,本研究认为乡村创业不仅受外部情境约束,也会通过反向作用影响外部情境以适应自身。根据相应的资源依赖模式以不同程度嵌入情境,是乡村创业减少情境不确定性的关键手段,也为理解两者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紧扣乡村创业活动与情境的互动这一核心特征,在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重点讨论我国乡村创业活动的嵌入度,旨在构建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理论框架。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一是通过回顾和思辨,梳理全球视野下乡村创业研究现状;二是以乡村情境为研究焦点,分析情境的不同维度与乡村创业活动的交互作用,为下一步中国情景化理论框架的搭建提供基础;三是尝试将更开放的视角纳入乡村创业活动,将我国独特的乡村情境设定为边界条件,根据资源依赖要素分析乡村创业活动对情境资源的依赖程度,构建乡村创业活动的实现路径。总之,本研究试图构建一个研究框架,旨在对我国未来乡村创业理论与实践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分析图式。

二、全球视野下的乡村创业研究

Wortman 最早提出乡村创业概念,认为乡村创业,即在乡村大环境中创立新组织,以提供

新产品或服务、开拓新市场或者利用新技术的过程^[3]。可以说,该文作为乡村创业研究的起点,呼吁关注城市创业的研究者也应考虑乡村领域的创业活动。从此定义可知,乡村创业与城市创业的区别在于两者地理位置的差异,空间被认定为塑造乡村创业活动的唯一情境因素。随着涉足该领域的研究渐增,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乡村创业不仅意味着“在乡村创业”,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制度等多维情境下的现象,而乡村情境承担的角色远超出研究背景的范畴,是与创业活动紧密交互且不可剥离的要素。全球各地乡村地理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当异质性的创业活动置于更为复杂的情境时,乡村创业研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脉络。

1. 国外乡村创业的研究现状

在创业理论发源地的美国,学者们倾向于将美国乡村创业当作农业或者旅游业创业的延伸。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急速扩张吸纳了大量的乡村人口,导致城市乡村界限变得模糊,而农民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又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民的认知鸿沟。天然地理和人口结构无法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导致乡村创业情境彻底沦为一种研究背景,自始至终位于创业领域的边缘^[4]。

欧洲的情况则不然:一方面,欧洲乡村占地比重高,农业是欧洲极为重视的领域之一。21世纪初,欧盟全面实施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方案,该方案将农村发展计划提升到“第二支柱”的高度,通过加大农业的综合支持力度,平衡对可持续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支持,以促进全欧盟可持续农业发展。这使得一部分欧洲学者将注意力放到农村发展政策对乡村创业的影响上,他们希望通过对乡村创业的深入研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政策以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欧洲一直是乡村创业实践的核心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创业研究兴起以来,乡村创业研究随之萌芽,欧洲学者聚焦于创业者个体、创业制度环境、情境嵌入、乡村治理和乡村宏观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使得乡村创业成了一种欧洲现象^[5]。随着创业理论的深入进展与逐步夯实,乡村情境下的创业研究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欧洲乡村创业的研究方向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乡村创业的前置条件研究。聚焦于不同地区的乡村情境同创业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涉及乡村情境的社会维度、经济、空间和制度等多项维度。第二类为乡村创业的过程研究。乡村企业的多样化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案例,包括农场、小微企业、乡村旅游企业、社会创业企业等,而背景和身份相异的创业者又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如针对外来创业者、女性创业者、青年创业者等个体创业过程研究。第三类为乡村创业的后续影响研究,主题包括当地经济增长、政策执行、人力资源聚集及溢出效应等。以“rural entrepreneurship”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EBSCO、Elsevier、Wiley Online Library等数据库进行搜索显示,在创业理论发展势头的带动下,2011年后乡村创业发文量增势明显(图1)。虽然乡村创业研究的丰富程度在不断提升,但欧洲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仍较为分散,研究内容呈现碎片化趋势,实践驱动产生的丰硕成果并未构筑坚实的理论体系。

2. 我国乡村创业的研究现状

毫无疑问,我国乡村创业研究也正逐年升温。在中国知网以“乡村创业”为主题搜索核心期刊的结果显示,2008年起相关主题开始萌芽;2017年至今,该主题的发文数量快速上升,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图1)。而我国乡村创业研究成果丰硕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我国是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基数庞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总人口的36.11%^[6]。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乡村都置身于我国政策的中心,乡村创业关系到农民的富裕与农村的发展,是衡量民生的表征指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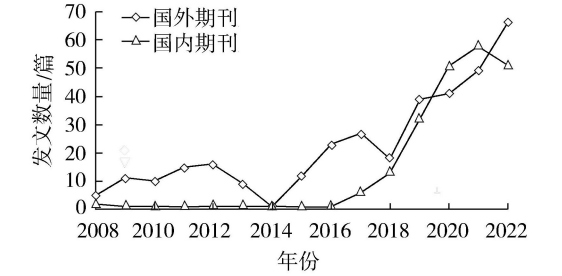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期刊发文数量对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关键政策,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发表数量迅速飙升。

当前,我国乡村创业研究大致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次:微观层面聚焦微观个体的动机和行为,主要以乡村创业者包括农民、农民工、乡村青年等主体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这些群体创业动机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驱动力量,多采用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涉及的学科包括社会学、管理学等。此类研究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将创业行为视为被解释变量,重点讨论在我国乡村的特有现象,包括熟人社会、乡村“空心化”、返乡创业热潮中创业者表现出的异质性行为模式等,以刻画其受制于外部制度下微观心理的形成机制。一类将创业行为看成解释变量,探讨不同的创业行为对乡村“三大”行动,尤其是乡村发展行动的促进作用。

中观层面主要关注创业活动,即研究乡村创业的具体内容与动态发展,旨在对某一类特定创业活动进行全方位深描,多采用扎根理论或者案例分析的方式,通过高维度归因抽象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提炼出复杂现象背后的理论,追踪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现象和问题,涉及的学科多为管理学。一般而言,该层面的研究对象不仅具有实践上的典型性和新颖性,还颇富时代特色和政策烙印,包括淘宝村、旅游特色小镇、家庭农场以及农业合作社等。学者们或采用单案例深度分析,或采用多案例对比研究,通过梳理创业活动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路径,厚实地描述和系统理解该类创业活动,并掌握其所处情境与之动态互动过程,通过与现有文献交叠递归,获得对此类现象蕴含的理论新洞见,从而产生具有效度的理论命题。

宏观层面侧重剖析宏观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包括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数字化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等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往往采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开展研究,涉及的学科多为经济学。此类研究或采用大规模调查数据,或采用二手数据,或构建数学模型,通过数理逻辑上的因果推断,试图证实宏观层面各项因素与乡村创业活动之间存在的因果链条。与

微观层面的研究不同,宏观层面往往以地区为分析层级,将该地区的乡村创业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横向关注总体水平和区域异质性,纵向关注波动情况和动态调整。

综上,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乡村创业研究融合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范式,采用了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学科相关理论的应用,拓展其理论边界并推动发展和完善,迅速填补了我国乡村创业的研究空白。情境的异质性使得乡村创业研究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也再次印证了我国在乡村创业研究中的重要角色与地位。如表1所示,不同国家及地区对于乡村的定义存在差异,乡村创业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实践是研究的源动力,作为一个新兴成长的领域,不断涌现的成果固然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素材,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但立足于新现象的研究仍大多位于现有理论的解释范畴,较少进行理论创新和拓展,尚未形成系统化理论框架,遑论产生有影响力的内生理论。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适配我国情境的研究框架,以期解决当前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内生理论发展。

三、情境：乡村创业的研究焦点

情境是链接宏观创业环境和微观创业个体的桥梁,本研究遵循 Welter 的分类,将乡村情境分为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四大维度^[7]。各维度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的视角,而从不同视角去理解乡村情境必然会出现交叉重叠,本研究将逐一诠释不同视角下乡村情境的研究重点及其与乡村创业活动的交互作用。

1. 乡村情境的空间维度

当前,创业领域的研究大多低估了情境中的空间维度^[8]。在空间地理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集群效应,如学者对美国创新地理分布研究的结果表明,资源丰富的地方拥有成熟的社会网络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享受本地知识溢出优势,创业者很容易识别和利用机会实现创新,创业活动更为活跃,最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地理区域当属全球著名的高科技产业地“硅谷”^[9]。近年来兴起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仍然是对集群理论的延伸,该系统强调将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要素组合起来,以推动创新型企业成立,帮助创业者承担创立过程中的融资、运营等各类风险^[10]。可以发现,学者们普遍接受空间要素通过地域相邻的方式影响创业的观点,即空间上更靠近城市、高校研究机构或者其他关联企业,创业的活跃度就越高,这也意味着对于边缘地域的乡村而言,其往往远离城市,人力资源水平低下,无法享受知识溢出,丧失了集群效应带来的创业活力,也很难搭建创业生态系统。但事实上,我国乡村的某些区域已拥有远超平均水平的创业活动和高水平发展^[11],这说明以研究城市创业的理论视角去分析乡村情境的空间维度显然是不合适的。

乡村情境在空间上呈现多元性,应立足于微观层面加以考察。从物理环境来看,各国乡村地理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如我国耕地面积少且农村人口基数大,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乡村创业研究范式离不开小农经济的基础,需考虑非正规经济和半工半耕家庭经济的现实,乡村企业的创立也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客观条

表 1 乡村定义及乡村创业研究侧重点

定义及范畴	中国	欧洲	美国
乡村定义	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	欧盟根据人口数量和单位居住面积来定义乡村,据此标准,欧洲 90% 以上的土地都属于乡村	只要不归属于城市和城市集聚体范畴的地区都是乡村,即那些人口数量少且密度低(每平方英里少于 500 人)、土地利用率不高、离中心城市更偏远的地区
乡村创业研究重点	微观个体、中观创业过程和宏观环境影响机制三层面	乡村创业的前因变量、过程分析和后果变量三类	研究较少,将乡村创业当作农业或者旅游业的延伸,并未视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乡村创业研究的关键词	乡村振兴、返乡创业、大学生、农民工、农民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创新创业、农民创业、社会创业、电商创业	乡村创业、管理与经济、地理、公共管理、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发展研究、创新、农业、嵌入性、区域研究	社会创业、包容性创业、非正规创业、BOP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欧洲经历了较为成熟的城镇化进程,农村面积较广且拥有传统的村落,一直是乡村创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核心区域。相对而言,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后的美国农村面积广博但农民人口稀少,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而言特别丰富,乡村企业多为高度资本化的机械农场,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相关研究已具备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由此可见,空间地理的差异导致了各国乡村创业研究范式存在异质性,研究侧重点和方向也有所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物理环境,空间维度还包括对地域的社会认知角度。具体来说,乡村地域的代表性、蕴含意义、想象力、情感纽带都会对创业过程施加影响,创业者在选择创业地点时,并不会纯粹基于经济理性来考虑,对该地的情感纽带也是一类主导因素。如我国的“李子柒”现象表明,乡村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指代,还作为一种返璞归真的符号,代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休闲生活,唤起人们对亲情和故土情的眷恋,越来越受到当代回乡创业青年的肯定^[12]。地理位置既是拥有社会建构意义的载体,又包含了自然地理要素,两者均是有效促进和约束创业行为的因素^[13]。因此,乡村情境空间作为创业活动的地点,其范畴既包括物理层面的地理山川风貌,也包括社会认知层面的意义、纽带和情感载体。

2. 乡村情境的经济维度

从创业机会视角来看,乡村实在算不上创业的最佳地点。已有文献证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更高的经济交流密度,孕育高质量创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创业者也更容易发现、识别和利用这些机会来开展创业。同时,经济增长是市场增长的重要信号,象征着未来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会进一步增强潜在创业者实施高质量创业活动的信心,形成更为活跃的创业氛围。相反,囿于市场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的限制,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不高,信息流动和高质量机会产生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从而抑制了高质量创业活动。此外,经济系统中金融资源的可得性会直接影响创业活动的开展,乡村金融市

场发展滞后、信贷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及高昂信贷交易成本加深了金融约束^[14]。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实践中我国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创业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资金约束,正规信贷可得性与需求的缺口进一步束缚了乡村创业的活力^[15]。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乡村也蕴藏着巨大的创业动力。根据前景理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中的潜在创业者生活期望满足更低,出于实现经济属性上的自给自足、脱离贫穷、增加收入以及提升社会地位的考虑,往往表现出风险偏好,会更倾向于创业^[16]。有学者指出此种情形下的创业数量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总体创业质量较低,规模小且多立足于当地市场,绩效与同行相比欠佳,为典型的生存型创业。可见,乡村经济情境对创业活动的质量和数量分布产生了混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自我递归的,高质量创业与当地环境的改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而低质量的创业会导致创业质量进入下降通道,甚至陷入发展陷阱并被锁定^[17]。因此,研究经济维度对乡村创业的影响,除了运用传统经济理论视角去讨论经济要素的效应,还需探索那些不能被经济理论捕捉到的新型要素和微观机制。

3. 乡村情境的社会维度

乡村创业研究中,针对社会维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社会网络。总体而言,社会网络由特定社区中个人和组织相联系的关系组成,根据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的频率和强度水平,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18]。乡村人口密度小,多以社区形式群居,其社会网络属于共同背景和频繁互动下产生的强关系,对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被激发。有学者发现当受到社会或经济压力的触发时,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并能够从集体经验中学习的乡村创业者才有可能发现机会,并汇集和协调抓住这些机会所需的资源^[19]。这种集体行动能使社区本身成为创业活动的主导方,从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企业。如,陕西袁家村的兴起就受到强关系网络的助力,乡村社会中的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具有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鼓励先富带后富、维护村庄共识

的作用,有助于集体主义背景中创业活动的资源共享和价值创造,最终推动村庄的内源式发展^[20]。可见,乡村情境中的社会资本多是基于信任和互惠的逻辑,以合作的行为范式来影响创业活动。

然而,强关系在为网络中的个体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对创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会导致排斥外来者的行为,并形成对群体成员的过度要求和对个体自由的限制^[21],甚至存在更严重的情况。如,在比较封闭的地域,社会资本会阻碍外来人员的创业行为,抑制信息的自由流动。除了缺乏同外界链接的机会以外,强关系网络群体可能会通过设置联系障碍来防止同外界产生互动,从而丧失外界的创业资源和机遇。此时,乡村情境中的弱关系网络变得尤为重要,具有弱关系的成员可以联结那些密集的强大关系群体,从而促进跨网络信息交换,捕获外部异质性信息,探索更多的新机会^[22]。在乡村情境的社会视角下,需重点关注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之间的动态平衡点,并探求两类网络中社会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

4. 乡村情境的制度维度

制度来自社会的运行规则。正式制度通过政治手段、法律规范和行政制裁来创造或者消灭创业机会。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政治力量和行政管制能对创业机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能大幅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从关系型交易结构转向基于规则的非个人交换制度^[23]。从20世纪末欧盟实行的LEADER计划到2017年我国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制度通过创造大量机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乡村创业热潮,形成新农业、新旅游等业态的蓬勃发展,极大提升了乡村地方内生发展的能力。然而,乡村情境中普遍存在的制度脆弱、落后和行政官僚化问题,会给乡村创业带来难以抵御的负面影响。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制度洞”对创业者而言意味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激增的交易成本,如会遭遇当地官员寻租、腐败等不合规行为的挑战^[24]。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制度洞”也意味着新的创业机会,尤其在制度变迁的情境中,创

业者也能充分利用机会来创建新的社会规范,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实施变革压力。

非正式制度包括当地共同接受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规范。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深度根植于当地乡村社会且更加稳定和隐蔽,但其影响力却毫不逊色。人们对待创业行为的态度体现了乡村社会的容忍度和接纳度,直接影响当地创业活动的氛围和活跃程度。事实上,乡村创业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来自乡邻社区普遍的不理解甚至抵制,这种情况在某些宗教信仰浓厚的地区更甚,如对孟加拉国农村创业活动的研究发现,法律强制执行下的亲属规范行为阻碍了妇女自由处理财产,甚至从现有正式或非正式机制获益的通道也被父权体系所制约^[25],妇女们自主裁量权被宗教、资助关系、父权系统和早婚所削弱,几乎被非正式制度剥夺了自主创业的所有出路。

据此,探索制度维度对乡村创业影响,不仅要同时考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强度和方向,还应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议题^[26]。一般而言,非正式制度是从长年累月的群体行为演化而来;正式制度有时是个体行为不断累积的结果,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政策冲击,经过一段时间缓冲后才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固有价值观念和规范,从而对当地非正式制度施加影响。由于非正式制度相对稳定,其变化往往滞后于正式制度,为此,尤其需要关注两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当乡村情境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进程不一致时,创业活动一方面受到乡村内隐逻辑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限于法律要求和强制规范,其进程在两股力量的拉扯中实现动态稳定。

四、中国情境下乡村创业的研究框架

乡村创业活动同乡村情境的交互作用可以影响甚至决定研究的走向和趋势,是研究的核心。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中国情境下乡村创业的研究框架(图2)。该研究框架以乡村情境为焦点,将我国独特的乡村情境设定为边界条件,根据资源依赖三要素分析乡村创业活动对情境资源的依赖程度,梳理乡村创业活动的实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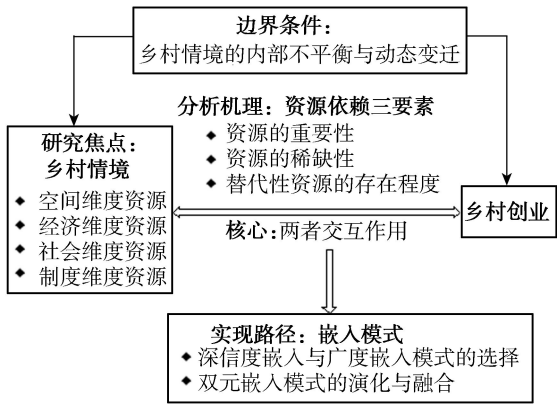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情境下乡村创业研究框架

1. 核心：乡村情境与创业活动的交互

乡村情境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并非松散且无弹性,而是一种紧密相依的交互链接。如前所述,过往创业研究大多关注创业氛围浓厚的城市情境,其隐含假设为资源匮乏的乡村情境很难产生高增长的创新企业,并不适宜创业。乡村创业同乡村情境的互动中,除了遭遇“新生劣势”和“小型劣势”,还会受制于乡村性本身的困境^[27]。从定义上看,乡村即那些远离城市中心且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这种天生的环境印记形成了创业活动的桎梏,包括创业资源稀缺、社区活力丧失、创业环境受限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体而言,空间环境方面,乡村区域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宽带建设、互联网发展滞后等问题都会阻碍乡村创业的进程^[28];经济发展方面,当地企业衍生服务不完善,金融资源匮乏,小微企业居多,缺乏企业集聚效应,难以产生知识溢出效应^[29];社会成长方面,主要表现为故步自封、创业氛围不佳、与外界链接机会稀少^[30];制度维度方面,规范性政策执行往往力有不逮,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制度嵌入程度低导致创业面临重重困难。

但事实上,乡村情境也为创业活动提供了异质性的资源,且具有不可复制、难以迁移的属性,构建了创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乡村被界定为一种赋能的创业环境,拥有前瞻决策模式的创业者能充分应对环境中的各类变化,以寻求和识别机会^[31]。如,乡村旅游就是创业者发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利用自然风光和秀丽地理等乡村情境下的优势资源,结合自上而下的

一体化旅游发展框架,成功地实现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繁荣。另一些学者站在社会建构的角度阐述了乡村情境的优势,如乡村作为一种浪漫的田园生活载体,实现了归隐自然和情感寄托的想象,让创业者心驰神往,此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乡村创业存在的种种问题^[32]。同时,研究者还发现微观层面的感知体验也越来越多地成了乡村创业的动力,如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选择返回乡村创业,这是在传统家庭伦理作用下的一种个人生活的选择,表面上他们以创业的形式追求财富最大化,其真实意义在于实现乡村家庭生活的回归。

综上,乡村创业活动是情境资源和约束条件的函数。乡村创业的成功关键在于获取和维持资源,这要求同情境中其他要素进行交易来实现此目的,也意味着乡村创业必须受制于外部情境的约束。这种受限不但是情境对乡村创业的单向作用,乡村创业同样也会反过来对情境施加影响,如采用制度创业的方式改变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维度,从而形成双向交互。

2. 边界条件：乡村情境的内部不平衡和动态变迁

我国乡村情境具有内部不平衡和动态变迁两大特点,构成了研究框架的边界条件。内部不平衡指的是我国乡村情境各类维度的不平衡:一是在空间维度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三大阶梯和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原区)构成了自然地理格局的基本骨架。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呈阶梯状分布,从沿海到内陆降水逐渐减少,从低纬到高纬积温逐渐升高,呈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的规律^[33]。二是在经济维度方面,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显著区域差异。据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显示,我国83.64%的专业村镇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呈现中心集聚和由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34]。三是在制度维度方面,正式制度环境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各地域的资源要素向乡村倾斜的程度存在差异,市场化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行政干预的强度有松有弛。一

一般而言,东部地区往往先于其他省份出台创新性政策,且市场化机制更加健全。如浙江省早在2003年就实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取得显著成效^[35],广东省2017年积极推进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36];非正式制度环境包括政治关联、社会网络等,随之而催生的熟人经济和寻租行为也因地域而异。四是在社会维度方面,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快速城镇化和乡村空心化两大趋势,前者多出现于东南部,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网络;后者则在西北地域更为常见,形成了比较传统且单一的社会网络。综上,虽然近年来我国乡村地区快速转型发展水平相对差距缩小,但空间分异趋势增强,为此,应基于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特征考察情境各维度情况。

动态变迁指的是我国乡村情境在功能、动力和发展方向上的变迁。如今,我国乡村不仅发挥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还承担了生态保护屏障、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等任务。农业不再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唯一支柱,第二三产业的兴起使得乡村功能变得多样,从传统的生产空间转变为多功能的消费与生产并举的区域,淘宝村、乡村特色小镇、家庭农场的兴起不仅展示出乡村翻天覆地的变迁,还提供了未来发展方向的多重可能。这种转变引起了乡村情境的变迁,从而波及乡村创业的研究进程。同时,在当前数字化经济的浪潮中,还要看到乡村情境将继续呈现动态发展的趋势,其中乡风文明与现代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传统社会与新时代业态产生共振,只有持续加以追踪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变迁进程。

3. 分析机理:依赖三要素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取决于三大要素: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资源的稀缺性、替代性资源的存在程度^{[2]45-46}。一般而言,乡村情境资源对乡村创业活动越重要且越稀缺,替代性资源的存在程度越低,那么乡村创业活动在同情境交互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更小,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就越高。陕西袁家村特色小镇的演变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村发展起点为一个衰败的资源匮乏型村庄,乡村情境蕴含的资源稀缺且几乎无替代性资源,这导致乡

村创业活动对本地资源的依赖度极高。贫瘠的资源依旧能提供坚实的支撑,袁家村充分利用社会维度——熟人社会下的村庄自主动员和制度维度——以公共资源为基础的自主治理,实现了从一穷二白的“空心村”到年收入超10亿元村庄的飞跃^[37]。相反,当乡村情境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较低,且有更多的替代性资源出现时,乡村创业活动对情境的依赖度会降低,拥有的权力更大,甚至会对乡村情境产生反作用。如对我国最美淘宝村——军埔村开展的研究发现,电子商务作为一类数字化时代下的乡村创业活动,并不受制于当地乡村情境提供的资源约束,资源依赖度较低^[38]。不仅如此,电子商务还对当地潮汕文化代表的制度资源带来了冲击,并深刻地重塑了当地乡村,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性社会网络。因此,乡村创业对乡村情境资源的依赖程度,需要结合我国乡村各地在空间、制度、社会、经济四维度上的资源现状,加之乡村创业活动本身的特性,开展资源依赖三要素的分析。

与此同时,乡村情境的动态变迁意味着乡村情境随着宏观环境变动而变动,其功能、动力和发展方向的变化都会导致组织对乡村情境的依赖度发生变化。组织生态理论提出,每个组织都占据了一个生态位,即在利用资源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焦点组织与其他组织会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特有的相对地位与功能。组织的存亡受到生态位宽度的影响,意味着组织对资源变动的容忍程度是生存空间的决定要素,此时,外部环境资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不同生态位宽度的组织生存状况。面临外部情境的变迁,组织生态位也会随之发生跃迁、移动,进而影响资源依赖的原有格局。在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下,我国乡村的结构性特征和主体性功能也随之演变。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和数字化转型,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速度会明显加快^[39],过去静态停滞的乡村情境正在发生剧变,乡村创业所处的生态位宽度会进行相应调整,引起资源重要性、稀缺性和替代性资源的变动,从而影响了资源依赖三要素的分析依据。

(1) 嵌入模式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嵌入模式的差异,下面以两类不同资源依赖模式的乡村创业活动为例,分别阐述各自实现路径的区别。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一种现代化的乡村创业活动。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业经营依赖的资源包括肥沃的土地、便利的交通、充足的劳动力及顺畅的土地流转制度等。如一项通过对湖北省某地和河南省某村调研发现,农业经营活动高度依赖于当地乡村情境的空间、社会、制度维度^[41]。乡村创业同本地情境的依赖度向内趋近,落入图3的虚线内圆,深度嵌入模式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调研结论也证明了,创业者本地嵌入的程度差异会显著影响农业经营成功率。外生型

乡村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下的另一种新型创业活动,依赖于数字化基础设施、广泛客群、产业政策支持及金融平台等资源。对于非农产品的乡村电子商务活动而言,电子平台商是其倚重度最高的资源,而对本地乡村情境的空间、社会、经济维度的依赖度有所降低,即图3中的虚线箭头向外延伸,宜选择广度嵌入模式。事实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淘宝村案例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包容性创新^[8]。研究发现,无论是自下而上的个体自主创业,还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创业,包容性创新都要求创业活动超越本地情境的嵌入,不断延伸扩展市场边界,构建产业化集群,谋求同顾客、供应商、高校及研究院所的深度合作。由此看来,非农产品的电子商务活动更适合采用广度嵌入模式,由此可以显著提升创业绩效并克服乡村地理带来的资源阻碍。

无论是广度嵌入模式还是深度嵌入模式,其逻辑都体现为同一类乡村创业活动在不同的乡村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资源依赖,从而选择差异化的实现路径。这种横向截面对比有助于俯瞰乡村创业活动的全景,合理定位同乡村情境的关系。但需注意的是,乡村情境一直处于动态变迁的过程中,该特性将引发其同乡村创业之间资源依赖关系的调整,导致乡村创业活动嵌入模式随之发生演化,图3中的虚线箭头暗含了此过程。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要求切换观察视角,将乡村创业置于纵向时间序列开展研究。

依循时间维度来观察我国乡村创业实践的进程可发现其通过与当地情境的持续交互,不断探索相匹配的嵌入模式,如江苏东风村和河南掘山村,同为生产家具的淘宝村,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演化路径^[10]。前者从一个破败的贫困村,在不具备产业基础和特色资源的情况下,

由先行创业者带动后发创业者,形成自下而上的创业热潮,发展成为一个以简易拼装家具作为支柱产业的电商村;后者则依托当地原有的产业资源,由地方政府驱动经由电子商务服务商孵化形成,呈现出典型的自上而下特征。两者发展起始条件存在较大差别,资源依赖模式不一样,演化路径也截然不同,然而都殊途同归地选择了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道路。因此,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下的乡村创业活动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每一类乡村创业活动位于特定的空间坐标,在自身的时间轴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这也再次印证了乡村创业成功并非依靠某一秘诀或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而是通过持续实验和不断创新寻求适合自身的最佳演化路径。

(3) 双元嵌入模式的融合

广度嵌入与深度嵌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两者齐头并进的现象。图3中的虚线箭头不仅标注了乡村创业同情境资源依赖的变动方向,当箭头同时向两头延伸时,还刻画出双元嵌入模式的融合过程。该过程以对本地和外部资源依赖程度为标准,不断进行两方力量的博弈以达到平衡。

在数字经济时代,双元嵌入模式的运用愈发普遍。如2018年一项通过调研以色列613家农村和城市的非农小微企业双重社会网络嵌入优势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仅深度嵌入本地社会网络或仅广度嵌入外地社会网络两种情形,乡村创业者同时嵌入当地和外地社会网络的行为可以最大幅提升企业增长的速度^[42]。我国乡村创业案例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以陕西袁家村三阶段演化过程为例:该村第一阶段采取了深度嵌入乡村情境模式,联合村民在村址新建小吃街,兴办农家乐,发展民俗旅游。为了保留突破百万大关的客流量,第二阶段成立小吃街合作社和文创联盟,推动民俗旅游向多元项目的乡村旅游转型,同时尝试向外拓展创业领地,于西安市开设第一家城市体验店,在深度嵌入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广度嵌入模式。第三阶段包括两方面的业务,一方面合作社建立现代化生产线,扩大产能,并着手进行农业基地建设;另一方面依托产量提升的优势继续开设多家城市体验店,积极与其他省份达成合作,共同开发

多个乡村旅游项目,此阶段已然实现了双元嵌入模式的融合。

五、结论与未来展望

1. 研究结论

乡村创业研究既是当前实践的要求,又能反哺乡村创业的理论发展。通过梳理全球乡村创业研究现状,结合我国乡村创业的丰硕研究成果,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乡村情境的内部不平衡和动态变迁影响了不同情境下的资源依赖模式,决定了乡村创业嵌入情境的广度和深度。未来开展乡村创业研究时,应将乡村情境置于研究重心。第二,通过审视乡村情境各维度蕴含的资源,结合分析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以此为依据来选择最适合的实现路径。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乡村创业的研究绝非静态,而应置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进行考察,此时嵌入模式会发生演化,甚至发生一定程度的双元融合。第三,简单模仿和粗放复制“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成功经验并不可取,首要任务在于分析当地乡村创业同情境的资源依赖程度,进而选择相应的情境嵌入模式,有的放矢地学习吸取实践经验。

2. 未来展望

乡村振兴是一场改变我国农村发展进程的持久战。短期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需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乡村创业是帮扶机制发展的长久之策;长期而言,产业振兴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其中乡村创业是实现五大振兴的关键途径。因此,乡村创业研究承载着时代要求和多重意涵,随着新现象和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会不断涌现更多适配中国情境的理论。西方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未必能为我国情境下的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难以对这些情境下的问题提供全新的答案,因此,构建内生理论而不是扩展现有理论的边界尤其重要。本研究以情境为焦点提出研究框架,既是对构建我国乡村创业理论的呼吁,又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在以下方面提出了新的方向。

(1) 乡村创业与情境互动过程

格兰诺维特带来的启示在于,过度情境化与去情境化都会忽视行动者同情境的互动,从

而掩盖了行动者本身的能动性。中国情境下的乡村创业研究和实践,受到了过度情境化与去情境化两类行为的拉扯,形成了异化的情况。前者体现为仅仅强调外部情境的推动作用而忽视了创业主体的内驱力,尤其在集体主义、风险规避和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很多研究只关注到政策指向和行政力量对创业的影响。后者主要表现在实践中,一方面是罔顾自身情境资源优劣势,盲目复制其他乡村创业成功经验却惨淡收场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仅仅将乡村视为创业的空间载体,利用其低营商成本和生活成本的优势,将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布局到乡村的行为。面向中国情境的乡村创业研究和实践,需摒弃以上两类趋势,以动态的眼光去理解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乡村创业的路径具有独特性和路径依赖的特征,很难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原型,而其中具有普适性的恰恰是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此过程应成为研究的核心。未来研究需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剖析这一过程,为学者、乡村创业者、政策制定者等人员提供指导性的思路,促进我国乡村创业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

(2) 乡村制度创业

创业活动同乡村情境的交互是双方资源取予的过程,既包括乡村创业单向依赖于情境的情况,还会出现乡村创业反作用于情境的现象。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规模越大,其拥有的权力也会越大,能更有力地左右管制机构和相关组织的决策。乡村制度创业正是乡村创业对情境中制度维度产生影响的体现。自制度创业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学者们非常关心不同情境下制度创业存在差异的原因^[43]。如前所述,我国乡村情境具有内部不平衡和动态变迁的特征,其制度创业的路径和构成要素也千差万别,如在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即使在保障农民剩余索取与财产权的同一经济逻辑下,不同地域的改革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存在显著差异^[44]。本研究框架为解释这些差异提供了思路和依据,未来可从资源依赖和嵌入情境的角度来研究不同乡村情境中存在的“制度洞”,比较制度创业构成要素的异同以及未来

发展方向。

(3) 与乡村社会创业相结合

社会创业意味着组织利用市场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价值创造而非价值攫取^[45]。该过程依赖于对乡村情境中空间、经济、社会 and 制度的深度嵌入。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学者们认为乡村振兴需要与社会创业有机结合。社会创业是一种更有效地消除乡村贫困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将乡村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纳入收益考量,通过增加乡村产品供给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又大幅度改进了乡村社会福利,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乡村市场的“三重失灵”问题^[46]。目前,我国扎根于乡村的社会创业实践以及理论研究均不充分,本研究框架能为乡村社会创业研究提供一个切入点,以社会创业同乡村情境的互动过程为研究核心,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去探究兼具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行为,以期发现乡村正外部性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这将是未来一个有趣、重要且极具情境性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秦瑞杰. 数商兴农助力乡村蝶变[N]. 人民日报, 2023-04-12(02).
- [2] PFEFFER J,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Stanford: Stanford Business Books, 2003.
- [3] WORTMAN M 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 integration into the entrepreneurship field [J]. Agribusiness, 1990, 6(4): 329-344.
- [4] GADDEFORS J, ANDERSON A R. Romancing the rural: reconceptualiz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s engagement with context(s)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2018, 20(3): 159-169.
- [5] MULLER S, KORSGAARD S. Resources and bridging: the role of spatial context i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1-2): 224-255.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 [EB/OL]. (2021-05-11). https://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 [7] WELTER F. Contextualizing entrepreneurship-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35

- (1):165-184.
- [8] ZAHRA S A, WRIGHT M, ABDELGAWAD S M. 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14, 32 (5) : 479-500.
- [9] FELDMAN M P.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spillovers, and agglomeration: a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999, 8 (1-2) : 5-25.
- [10] SPIGEL B. The rel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 (1) : 49-72.
- [11] 范轶琳, 吴东, 黎日荣. 包容性创新模式演化——基于淘宝村的纵向案例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 24 (2) : 195-205.
- [12] 韦辉, 吕宝龙, 程国栋. “李子柒现象”及其对当前青年创业之启示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10) : 100-105.
- [13] KORSGAARD S, MULLER S, TANVIG H W. Rural entrepreneurship or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rural——between place and spa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 Research*, 2005, 21 (1) : 5-26.
- [14] 彭克强, 刘锡良. 农民增收、正规信贷可得性与非农创业 [J]. *管理世界*, 2016 (7) : 88-97.
- [15] 张龙耀, 张海宁.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差异 [J]. *金融研究*, 2013 (9) : 123-135.
- [16] 郑馨, 周先波, 张麟. 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 62 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7, 52 (11) : 59-73.
- [17] 齐玮娜, 张耀辉. 区域环境差异与创业质量的“马太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 SYS-GMM 检验 [J]. *经济管理*, 2015, 37 (7) : 35-44.
- [18]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 (6) : 1360-1380.
- [19] PEREDO A M, CHRISMAN J J. Toward a theory of 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 (2) : 309-328.
- [20] 马荟, 庞欣, 奚云霄, 等.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 (3) : 28-41.
- [21]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 1-24.
- [22]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23] 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 (2) : 275-296.
- [24] WELTER F, SMALLBONE 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1, 49 (1) : 107-125.
- [25] MAIR J, MARTI I. Entrepreneurship in and around institutional voids: a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 24 : 419-435.
- [26] 李锋, 王俊梦.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5 (4) : 39-53.
- [27] CLAUSEN T H. The liability of rurality and new venture viability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3 : 114-121.
- [28] 王剑程, 李丁, 马双. 宽带建设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乡村”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J]. *经济学 (季刊)*, 2020, 19 (1) : 209-232.
- [29] 郝政, 何刚, 王新媛, 等. 创业生态系统组态效应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影响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43 (1) : 57-75.
- [30] LOHRKE F T, LANDSTROM H. Young, small, and imprintable: assessing progress and exploring future directions in new venture and small business research [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6, 41 (6) : 703-716.
- [31] BRYANT C R. Entrepreneurs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89, 5 (4) : 337-348.
- [32] STEYAERT C. ‘Entrepreneurship’ as a conceptual attractor? A review of process theories in 20 years of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7, 19 (6) : 453-477.
- [33] 刘彦随, 周扬, 李玉恒.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 [J]. *地理学报*, 2019, 74 (12) : 2511-2528.
- [34] 曹智, 刘彦随, 李裕瑞, 等. 中国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2020, 75 (8) : 1647-1666.
- [3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EB/OL]. (2019-03-06).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3/06/content_5371291.htm.
- [36] 农业部、中央农办确定 2017 年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 [EB/OL]. (2017-09-21).

-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21/content_5226691.htm.
- [37] 周立,奚云霄,马荟,等.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1):91-111.
- [38] LIN G, XIE X, LYU Z.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514-523.
- [39] 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J].管理世界,2021,37(4):98-112.
- [40]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41] 刘腾龙.内外有别:新土地精英规模化农业经营的社会基础——基于乡村创业青年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1(7):46-54.
- [42] GREENBERG Z, FARJA Y, GIMMON E. Embeddedness and growth of small businesses in rural region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62: 174-182.
- [43] BATTILANA J, LECA B, BOXENBAUM E. 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09, 3(1): 65-107.
- [44] 张浩,冯淑怡,曲福田.“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2):81-94.
- [45] SANTOS F M. A positive theor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 111(3): 335-351.
- [46] 刘志阳,李斌,陈和午.社会创业与乡村振兴[J].学术月刊,2018,50(11):77-88.

(编辑:高虹)

Rural Entrepreneurship under Chinese Context: An Analysis Framework/LIU Haijian¹, LI Haiyan^{1,2}(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a key tool and practical entry point for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examples created by the “Thousand Villages Demonstration, Ten Thousand Villages Improvement” project have not only become a sample of Chinese modernized villages, but also provided rich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in which the rural context is a closely interacting and inalienable el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hich is the focus of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hrough combing the global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heterogeneous context determines the focus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which makes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fragment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ndogenou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open system perspec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context. Following the logic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the framework includes resources scrutiny within each level of rural context,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the resource dependency betwee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text, choices of optimal embeddedness model. Besides, the rural entrepreneurial path will evolve and even fall into integration of dual embeddedness. The conclusion clarifies the boundar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es up with a general framework, which is helpful for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 and systematic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practice, learn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working method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he “Thousand Villages Demonstration, Ten Thousand Villages Improvement” project,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classify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ake the local rural context as the core, reasonably arrange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embedding mode to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benign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ural context;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endogenous theory; deep embeddedness; wide embeddedness